

15-13

平原文史資料

第七輯



平原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平原县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目 录

为了大地的明天

——高峻岳回忆录(之一)

.....王朝玺整理(1)

功绩树平禹 英名留潍坊

——记陈文会烈士生平事迹

.....周裕来(41)

勋章上的风采

——记三枚勋章获得者，前武

汉军区少校军医徐珞同志

.....王朝玺(55)

张志坚在抗战期间的几件事

.....徐安庆(82)

坚强的堡垒 无私的奉献

——忆沙庄在抗战期间的几件

事……………韩光明 (99)

抗日政府发放救济粮……………徐安庆 (109)

我军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益成茶

庄……………纪明昆 (116)

奇袭仓上伪军……………高风林 (123)

鸣鸡店伏击战……………张玉祥 (133)

著名中医彭仲和……………曹湘岚 (137)

洪顺茶庄……………甄湘鲁 赵宗春 (2)

李金章“触雷”……………许子忠 (1)

恩城“看人节”……………赵明君 (15)

正月初二请女婿

——平原县恩城一带世俗一瞥

……………赵明君 (161)

平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待续)

……………县民政局 (165)

为了大地的明天

——高峻岳回忆录（之一）

王朝玺 整理

按：高峻岳（名同山，号峻岳），山东省平原县张华乡高沟村人，1931年7月考入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一级读书，1934年9月在乡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毕业后，回乡当了小学教员，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峻岳于当年12月奔赴延安，先在临汾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当战士，后编入八路军随营学校到洛川学习（亦称抗大四期）。1938年8月在延安结业后于10月返回鲁西北，初任聊城范筑先将军部第12支队政治部主任，不久调鲁西北特委，任特委代表兼高唐、禹城、平原三县边区委员会书记。1940年2月，三县边区委撤销，各县县委成立，他任平原县首任县委书记，同敌伪杂顽展开殊死战斗，直到抗

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高峻岳于1946年11月至47年底，在太行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参加了中央局召开的全区土地工作会议。1948年1月，调任冀南二地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九月改任地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参加领导了冀南二专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1949年8月，二、五地委合并，高峻岳奉调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党校）学习，翌年春未结业即任一部一支部书记，同年11月调任中央政务院华北事务部视察室主任。1952年5月，调任农业部机械化农业专科学校副校长，同年9月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建立，担任党的分总支部书记（直属农业部党总支领导）兼副教务长，1963年改任院党委监委书记，1979年退居二线任院党委顾问，82年离休。现在，高峻岳同志虽已逾80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采访时他交给我一份自己前几年写的革命回忆录，读来生动感人，于是笔者稍作整理，以成此篇。

一、苦难童年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跟爹娘过的没饭吃，

没夜穿的赤贫日子。

奶奶死得早，爹是继母，因此婚后不久便与爷爷分开过了。听别人说，爹娘没房住，借住了村东头郭四奶奶的一间破南屋，我就是在这间破南屋里出生的。娘生我前不得吃饱饭，生我后还是不得吃饱饭，因而我是“先天营养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人长的个小体弱，象张乐平漫画中的那个流浪儿三毛。

爹娘生了我们三个孩子，我上边一个姐姐，下边一个妹妹，一家五口人，几亩地，人穷地不肥，没本钱庄稼那能长好！缺吃少穿，逼得爹常年累月给财主们扛长工，打短工。

邻村贺沟有个贺宗文，是我们那一带的大地主，穷人经常被他雇去卖工夫，他对穷人特别尖酸刻薄，让被他用小恩小惠收买好

的几个长工，带领临时雇佣的短工们锄地、收割，从天不明一直干到天昏地黑，除在地里吃饭那点时间喘口气，连休息也不让。爹给贺宗文家打短，常常天很晚了才能回家，一头栽到炕上象个半死的人，第二天还得早起。

爹被贫穷所迫曾经两次下关东，第一次我还没生人，第二次我能记事了，两次都没发财，两个肩膀扛个嘴，来回差不多。爹还曾两次去山西，挑着挑，担着担，回来家里依然看不见饭。

爹不在家的日子，娘就拉扯我们三个孩子苦熬。地里家里一人忙，还得插空拾柴禾，挖野菜。不拾柴无烧的；不挖野菜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记得我七八岁时，跟娘到地里拾柴，有次拾了好多，娘捆起来背着走，我看压得她呼哧呼哧喘气，汗水直流，

很心痛，就说：“娘，给我背着吧！”娘苦笑着说：“你还小，背不动，在后边托一把吧。”于是我用尽吃奶的力气在娘身后托着柴捆往前走，没走多远，就觉得小胳膊小腿酸痛难忍，过田坎时腿没抬起，摔了个嘴啃地。

那时因整天吃糠咽菜，经常大便难下，肚子胀，肛门痛，蹲在院子里直哭叫，娘又心痛又着急，便找半截纺线的锭杆轴，让我撅起屁股一点一点地往外挖，我年幼不懂事，痛苦得只管哭，娘的泪水也不止地流。

虽是家贫如洗，因为就我一个男孩，爹娘对我很疼爱，很娇养，老想让我念点书，识几个字。三爷爷上过几年私塾，爹给三爷爷说了说，我就每天到他家，由三爷爷当老师教我念书识字。当时只念《百家姓》、《三字经》，后来又念过《论语》，可只念

滑句，不懂啥事。

寒冬腊月，屋檐上的冰凌垂下一尺多长，我身穿一件小棉袄，一条破旧的薄棉裤，冻得哆哆嗦嗦，三爷爷把小桌摆在院中太阳地上作我的书桌，上午我坐在桌西边，下午我坐在桌东边随着太阳转，以便取暖。

断断续续跟三爷爷念了几年书，到11岁上，爹娘又让我到三教寺上了小学，当时真高兴。一天学校里来了个“书馆”，有钱的孩子有的买书，有的买笔墨纸张，都纷纷回家去拿钱，我也想买几个铜钱的笔墨，便跑回家，看见娘正在灶火间做晌午饭，烟熏火燎得她满脸通红，我跑过去拽了拽娘的胳膊说：“娘，书馆来了，给俺几个铜钱，买支笔，买块墨。”娘撩起衣襟擦擦眼睛说：

“傻孩子，咱家哪里有钱！粮都买不起。”

在三教寺念了几年，家里穷得经常揭不

开锅，就辍学了，跟爹在家干活，我的童年、少年就这样在苦难中度过了。

二、乡师读书

1929年，我虚岁20岁时，爷爷过世，家里继承几亩地，日子比以前好过点了，爹娘又兴了叫我念书的念头。在别人的帮助下，我进了县城高级小学。20岁才念高小，按年龄，我在全校可谓“鹤立鸡群”了，人长得又瘦小又老相，同学们管我叫“高老头”。

在城里上学，又带粮又交费，这钱那钱，家里还是供不起，经常东挪西借给爹娘增加了更大困难。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办法。

从三教寺辍学那几年，因家里困难，爹娘曾让我到院中一个官僚地主婆三奶奶家（这位三爷爷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军官）

吃过“探头饭”，实际上是给她家看孩子、当小差，脏活累活都给她干，还经常挨她打骂，一年到头没给过分文工钱，而且利用权势对我家进行家族压迫、剥削。这些仇恨，我都记在幼小的心灵里。到县城上学后，有次我硬着头皮去她家借几块钱，不但没借，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讽刺我，侮辱我，一气之下，我就通过一个在她家当差的伙计，从她的首饰盒里偷出一只金戒指，在城里银楼卖了25块大洋，解决了上高小的两年费用。

1931年夏，山东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平原县城建立。这时我正好高小毕业。听说乡师每月有5元钱的官费，我接着便报考了平原乡师，不久发榜被录取了，编在一级一班。

平原乡师，是我由一个不懂事的青年成

长成为一名革命者的摇篮。就读于平原乡师，是我整个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我永远忘不了我的这所母校，我永远怀念在这所母校培育我成长的两位革命启蒙老师。

建校当年夏和翌年秋，马霄鹏（即马著驩）、李一凡（即李竹如）两位共产党员，先后来乡师任教，实际上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到鲁两北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当然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他们对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情，诲人不倦地培养教育，深受学生敬重。

霄鹏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任国语课兼教《乡村社会学》，竹如老师晚来一年，任别班国语课兼教我们的《农村经济学》。他们则利用班主任和教授所任课程的方便条件，课堂、课下给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

道理。我这个贫农出身，受尽苦难的青年学生，听得出神入化，茅塞顿开，心潮涌动，眼睛明亮。1943年，敌人在我家抄出了我保存多年的两位老师编印的讲义，发现上面多处有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恶狠狠地嚎叫：“这小厮是真共产党，真八路！”

竹如老师还指导我们进步学生成立了一个半公开性组织叫“读书会”，由一班张一粟和二班的马诚斋负责，不久便发展到20多人。

在读书会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不理解的地方，就请教两位老师。有时，在读书会组织的读书心得交流会上，竹如老师也给我们作指导性讲解，我们写的读书笔记也交由竹如老师批阅修正。经过两位革命启蒙老师悉心培养教

育，我身上固有的一点朦胧朴素的阶级意识和情感，便逐渐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觉悟，1954年9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我的政治新生命。

在我前后几个月入党的还有马诚斋（名允信）、赵毅（名金祥，号一平，张华乡慈庙人）、张一粟（名士德）和张国平几位同学，于是我们开始酝酿建立党组织，秘密开展党的活动。10月的一天，在傅如、曹鹏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们5名党员成立了平原乡师党支部，马诚斋任支部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从此，党在平原乡师奠定了基础，播下了种子，扎下了根子，为在本校和附近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支部成立后，竹如、曹鹏同志曾多次带领我们这批新战友，到平原县城西门外的松

林里或土岗上开支部会议，教导我们诸如怎样发展党员，宣传群众，保守秘密，政治学习等开展党的工作方面的知识，诲人不倦地给予我们以革命启蒙教育，使我们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思想上、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平原乡师的抗日爱国气氛十分活跃。竹如同志颇具文艺才华，他到乡师不久，就在师生中发起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叫“一二剧社”，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称我不清楚，只记得参加活动的师生员工很多，连校长熊秀山的夫人也参加了演出。竹如同志导演并参与演出了一些进步的甚至革命性很强的戏剧。如曹禺的《雷雨》，洪深的《香稻米》、《五奎桥》等等。他还亲自编写、导演和参与演出了一出讽刺剧叫《大登殿》，

揭露日寇炮制伪满，操纵溥仪在长春登基当傀儡皇帝的阴谋，鞭挞郑孝胥等大汉奸。这个戏在校内外多次宣传演出，激发了师生和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剧社无论演出哪个戏，在配备演员上也很有意思，一般是落后的演反面人物，进步的演正面人物。记不清在哪个节目里，竹如同志却扮演了一个国民党逃兵，歪戴破军帽，额上扎块绷带，敞怀露胸，一条腿绑着裹腿，拉着大拐杖，蹒跚颠颠追逐一个小姑娘，还吓唬别人：“你谁敢藏那个小姑娘……”人们看了笑得捧腹。

临近1935年暑假我们将毕业了，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要对全省师范生实行统一毕业会考。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企图把学生引向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歧路。这年5月，在济南一乡师的影